

好像并无征兆,“淡定”这词突然流行起来。打开网络链接,满眼都是“淡定”——今天你“淡定”了没有?

淡定是什么?淡定是形容泰山崩塌而面不改色的镇定,巨变当头而敢于担当的勇气,淡定可以表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心灵境界,淡定也可能是快节奏之间的一段慢板、喧嚣与骚动中片刻的沉思……

趁着春风渐暖,柳芽初绽,我暂别纷乱如麻的生活“现场”,跟随一帮驴友走向远方,去寻访淡定。

将近七小时的寂寞旅程,车上的话题不断转移,从婆媳矛盾到子女教育,从股票房产到黄金茅台,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当车厢内一片嘈杂,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便有好事者故作镇定地咳嗽两声,庄严宣告:“淡定!淡定!”哪里还有什么淡定?简直就是两粒水珠弹落油锅,“哗啦”一响,笑语陡作,嘘声再起,又一轮高潮降临!

目的地是大山包围的一座古老村庄,白墙黛瓦马头檐,一座座传统特色的房屋依水而建,东一丛西一撮散落着,悠闲地窝在大山褶皱里打盹。

然而我们羡慕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风景哪里去了?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牧笛横吹在这里统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旅游景点千篇一律绵延数里的纪念品商铺,观光客杂沓疲乏的脚步,还伏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浪,导游职业化的嘶哑嗓音;红豆杉梳子,紫樟凳子,红木雕花的箱子,真的假的掺真带假的,商品经济大潮高唱着进行曲穿山过隘,激情澎湃地席卷了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失望如水淹上来,空气中浮动游走着的,除了赤膊的欲望便是光裸的功利,哪里还有丝毫淡定的踪迹?

直到最后一站,直到邂逅那棵整整四百岁的老樟树。

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稳重沉着的樟木香,顺着气息走过去,只见它静默地兀立在村口的高台上,擎着巨伞一般遮天蔽日的枝叶,四周密匝匝地围着一圈暗示闲人莫近的竹篱。目测一下,起码四人合抱。导游远远喊道:“绕树一周行官运,两周财运,三周桃花运!”游客便如磨道上的驴一般,呼啦啦虔诚地运转起来。老樟树呢?见怪不

今晚灯谜

黄玮华

千万别撞衫

(三字交通设施)

昨日谜面:一步步错

(三字常言)

谜底:全过程(注:别解为“全错在走路”上)。过,过错;程,路程)

上世纪70年代,为适应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的需要,上海市半导体器件科技情报协作网组织了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冶金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和上海半导体器件研究所等单位的十几位相关人员,从国外科技文献中选题、翻译和汇编了《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专辑。本人有幸参与了其中两篇文章的翻译和另两篇文章的校对工作。

为确保专辑的质量,协作网特邀谢希德教授(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前复旦大学校长)为本书把关。组织方考虑到:一、对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谢老师在内)来说,这是一份无一分钱报酬的义务奉献和分外工作;二、谢老师不仅肩负教学、科研、行政和社会活动等重任而且又疾病缠身;三、专辑中的每篇文章的译校已有两人分别来承担,因此仅要求她挂个名,大方向上把个关就行了。但当所有译稿汇集到她那里,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再返回到大家手中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她在每一篇译稿后都写下了少则七八条多则十几条的密密麻麻的详尽注解。这说明谢老师是逐字逐句、滴水不漏地对照原文后仔细审阅了专辑选编的这二十四篇、总计约十几万字的译稿的。

这哪里仅仅是在做宏观指导,简直是在做微观纠错。在此,我仅举一个例子:

记得我的译稿原文中有一句极其简单的句子“……changed dramatically.”“dramatically”是由“drama”(剧本、戏剧)派生而来的一个副词,我将其译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谁知我的这一“随手棋”被嗅觉灵敏的谢老师捕捉到了。她纠正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还给出了纠错的如下依据:请查阅《英汉大辞典》第xxx页第xxx行,词条“dramatically adv.”中的词解2:戏剧性地鲜明地;显著地。译稿中指的是物理性的变化,显然谢老师的纠正是正确的。她对一个英语副词尚且如此“斤斤计较”,更不用说涉及专业方面的差错了。

谢老师离开我们已整整十一年了,谨以此文表达本人对她深深的敬意和纪念。

惊,一如既往地笃定安详,不动声色地将一切尽收眼底。

许地山先生《空山灵雨·银翎底使命》有句云:“惟有几朵山花在我们眼前淡定地看那在溪涧里逆行的鱼儿噉着它们的残瓣”——话语虽不免上世紀的青涩拗折,感悟却如此切近而透彻。眼前巨伞擎天的香樟,连同空山中随风摇曳的那几朵山花,笑着云卷云舒、世事沧桑,连姿势都懒得变换,脚步也不肯挪动。

跟植物比淡定,我们注定要输掉最后一枚硬币。

辛卯正月初五,余应西施故里诸暨江藻钱氏宗亲之邀,共度良辰吉日。遂与沪上宗保、吉虎宗兄同赴桑梓钱池考察,揖见长辈中有仁照先生,高寿八十有七,余以族爷恭称。仁照之父乃村中族长,俗谓“嫁妆太公”是也,曾任江藻乡贤筠青府幕宾,筠青尊“族长”为叔公。筠青系号,本名钱庚(1875~1933年),荣任民国浙江省首届议员。江藻、钱池近在咫尺,隔江相望。乡里同宗,长幼有序,不允乱称。尔后江藻宗亲永汉兄查谱,筠青系武肃王三十六世孙。据此推之,余乃三十七世孙,今始明吾世系传承,不胜雀跃欣喜之至矣!

余少时尝闻先祖武肃王之故事,颇仰其布衣崛起,最重生民,故虽鹰扬于

蛙声报福庆

戴永夏

青蛙又名田鸡、蛤蟆,是人类的亲密朋友。它体型矫健匀称,叫声悦耳动听,向有“歌唱家”的美名。尤其它还善于捕捉害虫,是农民种田的好帮手,故又有“田园卫士”之称,深得人们喜爱。

在古代,青蛙曾被人们奉为神明,认为它还能报福庆之事。

《旧唐书·五行志》中说:“古者以蛤(即青蛙)为天使也,报福庆之事。”意思是它能预知未来。因此,旧时许多地方都有三月三日“卜蛙声”的习俗。

在这一天,人们根据青蛙的叫声,来卜知这年的旱涝丰歉。唐代诗人章孝标在《长安秋夜》一诗中就写道:“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牛犊乘春放,儿童候暖耕”。元代蔣元礼的《田家五行》书中也有“三月初三听蛙声,卜水旱”的记载。清人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着重介绍了根据蛙声的大小来卜知旱涝的习俗:蛤(即青蛙)生田间,名田鸡。冬藏春出。篝火作声,呼之可获。三月三日农以其声卜水旱。声小,水小;声大,水大。谚曰:“田鸡声哑,田好稻把;田鸡声响,田好荡浆。”又,“田鸡上昼鸣,上乡熟;下昼鸣,下乡熟;终日鸣,上下齐熟。”

这些民间习俗,并非没有道理。

科学研究证明,由于青蛙肺小皮薄,无法充分吸收氧气,因此它必须靠皮肤上的一层粘液来帮助呼吸。而每当天旱之时,空气中的水蒸气减少,它皮肤上的粘液浓度增大,吸收氧气困难,蛙声便沙哑;反之,降雨时蛙声就特别响亮。人们正是根据蛙声与水旱的关系,来预测天气的,因而预测的结果一般比较准确。

说起来,也曾去过台北几次,但因都是公差,几乎没有乘过公车。需要说明的是,台湾的“公车”,不是大陆概念中与“私车”相对应的公家的车,而是泛指公共交通工具。

这次去台北,当地朋友未雨绸缪,先行点拨:台湾即将开放大陆同胞自由,要想观景、购物、看朋友三不误,省时、省钱的热身基本功是必须学会坐公车。坐公车要学?我一夜未想通。

第二天下午正逢自由活动,我要到台北火车站附近会一个朋友,决计只身坐公车去。按图索骥顺利找到公车车站,这才发现就我一个人候车,要想找人请教也不可能。刚抬头略略看了看站牌,车就来了。上车无人售票,欲丢币,司机笑着摆摆手,示意下车投币。

公车簇新整洁,座椅不多,但乘客较少。一路透过宛若观光大巴的明亮大玻璃,古城参天绿树,林立商铺,一览无遗。不知不觉半小时过去了,怎么还不到目的地?趋前一问才知犯了方向性大错。“罪魁祸首”是台湾公交车站牌的路线图应从右往左看,可我仍按大

武汉石门峰都市陵园将从今年清明起推出“零元安葬”,成为武汉首个免费安葬的墓区。“零元安葬”采用花葬方式,即将骨灰倒进花坛下方地窖,让其自然融解,并为逝者集中立碑(《湖北日报》2011年3月9日)。

零元安葬,不仅减轻了逝者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是一种移风易俗的丧葬观。将骨灰埋入花坛地下,让逝者常年与鲜花为伴,家人得以宽慰,逝者得以安逸。同时,避免了丧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倡导了绿色丧葬、文明办丧事的新风。

更值得称道的是,将骨灰葬在

吴越,而无意鹿逐于中原,盖能审时度势,一心以保境安民为策,且历经三世五王治理,遂造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琅嬛福地。及忠懿王弘徽继之而“纳土归宋”,亦奉行“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藪”(见《孔子家语》)之古训,终使吴越大地,风物殷庶,繁华甲于江南矣。

余因族谱遭毁于“文革”,无从稽考,半世已过,心结未解。曾托上海钱镠研究会宗兄向上海图书馆查询,亦遍索而无果,若风箏断线,怅然若失。今蒙先贤厚德荫护,认祖归宗,此乐何极!余恭录苏子瞻、岳鹏举诸先贤赞辞及《钱氏家训》,并倩文友制章朱白两枚,篆曰:“钱武肃王三十七世苗裔”,用申怀祖之懿徽,以奋策己之淬厉云尔。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宣传教育中心
绿化小宫林影赏

植树“大力士”
程杰 摄影

陆老习惯匆匆扫描,一粗心竟看反了。我急着下车,车却老是不停,喊司机停车,由于坐在最后一排,司机可能听不到,没有任何反应。前排一位热心的豆蔻少女回过身来,一脸甜美的笑容示意我只需轻轻按一下座位旁的“下车铃”即可。我试着照办,真灵,才过一会,司机就又轻又稳地靠站停车了。

从这以后,只要时间允许,我想方设法多坐公车。嘿,这一下真是大开眼界:一位戴墨镜、撑拐杖的老先生欲下车,司机飞速推开身边车门,快步从车头绕到右车门,打开车门后搀着老人一步一步慢慢下车,直到把老人送到人行道,耗时整整5分钟,而车上

的石头山,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一些地方的无序、违规开发公墓,建造豪华墓穴,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愈演愈烈,任其下去,势必威胁到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

零元环保安葬值得推广。

我想,假如有更多的百姓之家能改变丧事大操大办的旧观念,接受这样的安葬方式;政府部门又能够加大对殡葬服务的财力投入,使零元环保安葬不为“无米之炊”犯难,能够逐步推广,那真是益民益国,善莫大焉!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主席习惯于乘坐专列到各地巡视。从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京,毛泽东乘火车“进京赶考”,到197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南巡,26年风云变幻中,无论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视察,他大多是乘坐铁路专列。

铁道部专运处至今保存有详尽的乘务记录,数

据表明,毛泽东曾72次乘坐专列。为了不给当地的政府增加负担,除了到目的地考察外,他大多是在火车上开会、谈话、批阅文件、写文章。据统计,他在专列上工作和生活了2148天,累计起来有6年10个月零21天的时间。

毛泽东的专列由铁道部专运处担当乘务。新中国诞生初期,他使用的专列用国产客车改造而成,设备条件很差,甚至没有空调。1957年,从民主德国进口一列普通客车,配备毛泽东使用,条件略有改善。

毛泽东的专列外形与普通旅客列车基本相同,为深绿色,车厢里是一间简朴的办公室和卧室,带有独立卫生间,警卫人员的岗位和休息室也在他的车厢里面。

毛泽东的专列办公室摆有写字台、靠背椅、沙发、台灯和几个盛有各种书籍的大书籍。车内陈设方便他读书办公及批阅文件。列车的会议室配有会议桌,毛泽东经常在那里召集会议,会见地方党政领导,听取工作汇报。像在中南海一样,毛泽东在列车上也是晚睡晚起,彻夜读书办公,有时连吃饭也手不释卷。

列车的卧室和餐厅是他外出生活的“家”,陈设朴素简单。卧室里除了一张硬板床别无他物,卫生间的生活用品都是国产品。他在列车上的饮食从不讲究,粗茶淡饭,红烧肉是最好的菜,辣椒却是一餐也离不了。

1974年到1975年,在这样一个“家”里,这位80岁的老人居然一位住将近9个月……

七夕会

行旅印痕